



本會支持香港電台過渡成爲獨立的公營廣播機構

香港融樂會是一個服務香港少數族裔居民的慈善團體。

香港少數族裔基層市民與華裔的基層社群一樣，都在社會邊緣掙扎求存，但由於屬於少數，由於非我族類，卻處於更加弱勢的處境。眾所周知，在公義不存在的社會，弱勢社群根本有冤無路訴，不但無法奢望可以有發展的機會，連生存的空間亦會被扼殺。但公義的社會並不會平白地出現，縱使擁有民主的社會，也不一定保證有社會公義，我們還需要公義的喉舌，和具有正義感的公民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由的傳媒及有正義感和能獨立發聲的傳媒工作者，他們不會只注重取悅主流，也不懼怕挑戰大多數人的冷漠，而香港電台正是這樣的一個傳媒機構，裏面亦有很多具有正義感的傳媒工作者。這樣的機構，竟會陷入今天的危機，實在令人深感遺憾！亦是今天本會支持港台的原因。

還記得 1999 年，當絕大部份市民仍然不知道少數族裔居民是否「香港人」，對他們基層成員的慘淡景況漠不關心的時候，港台節目「我愛世界」、「還看天下」及「鏗鏘集」已能夠超過所謂的「主流興趣」，視少數族裔爲平等人類，爲他們伸張正義，讓本會---這個當時唯一的關注團體有機會透過大氣電波將少數族裔基層社群在港的慘淡生活、失學、失業、備受歧視的情況，呈現給香港市民大眾，引起關注。

提起 SARS，相信很多香港人仍然記憶尤新。

SARS 於 2003 年 3 月中爆發，然而少數族裔居民一直未能接收到相關的資訊，對政府一切的相關呼籲和向市民宣傳的防禦措施根本一無所知。當時本會知道人命關天，倉猝奔走於民政事務局、政府新聞處及衛生署之間。當時本會首先聯絡民政事務局，反映有關情況，並且要求政府應立即將重要的資訊翻譯成幾種主要的少數族裔語言，並且於電視上以少數族裔語言宣傳防禦 SARS 的措施。但民政事務局表示一切資料發放由新聞處統籌，他們無能爲力。於是我們致電新聞處，但該處說少數族裔感染 SARS 是「種族問題」竟要我們回頭去找民政事務局，本會當時堅持這是公共衛生問題，SARS 難道會優待少數族裔嗎？當時根本沒有時間和官僚糾纏，本會只有聯絡衛生處要求將重要資訊翻譯成幾種主要少數族裔語言，然而衛生署官員竟然回答說爲少數族裔居民「額外」翻譯相關資料並不合乎成本效益。可怕的是根據衛生署 4 月中給我的資料，當時已有超過 30 多名非華裔居民感染了 SARS，究竟要死幾多人才算是合乎成本效益呢？

在傍惶之際，我們唯有連絡傳媒，我們第一個聯絡的是當時的「沙士司令」---鄭經翰先生，我向鄭先生訴說少數族裔居民收不到有關 SARS 的資訊，請求他於節目中關注。但鄭先生回



Hong Kong Unison Limited 香港融樂會有限公司

Address: Flat B, 16/F, Skyline Tower, 18 Tong Mi Road, Mongkok, Kowloon.

Tel.: 2789 3246 Fax: 2789 1767 Web-site: www.unison.org.hk Email: director@unison.org.hk

答我，說少數族裔人數太少，不合乎「公眾利益」，拒絕為他們發聲，我們只有繼續聯絡本地主流傳媒，然而大都以「香港人」正在打仗，沒有「多餘」空間關心少數族裔的需要。其中有一位記者竟然用了一個多小時游說我，不要對政府「太 HARSH」。

最後幸好港台的英文版傳媒春秋 (Media Watch)和其他兩家傳媒(南華早報及有線電視)願意報導，才引起民政事務局高層官員的關注，把必要的資訊翻譯成幾種少數族裔文字，交給本會和一些有接觸少數族裔的團體派發，後來亦找來了一位印度裔醫生以印地語 (HINDI) 在電視上宣傳有關 SARS 的資訊。

我使用 SARS 這個例子並不是要責難任何人，當時的情況很極端，大家都能夠理解。只是，誰去理解那些感染了 SARS 的少數族裔市民呢？還有他們的家人、朋友？誰會認為溫家寶總理會順道探訪一下感染了 SARS 的少數族裔的家人呢？

這個例子說明了許多問題，除了少數族裔往往被故意地忽視，也指出了其他正為弱勢社群爭取生存和發展權利的人士，都必然會同意的一點，就是弱勢社群許多時都要抑賴社會上，真正堅守「人生而平等」這公義良知的傳媒和傳媒工作者的協助，才能克服社會上的冷漠，得到生存和發展的機會，而這種傳媒素質和傳媒機構的傳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立得來的。

正所謂「破壞容易建立難」，港台多年建立的優良文化及傳統，彌足珍貴。港台多年的工作已經證明，它能夠超越所謂的「主流興趣」，往往率先關心社會上備受忽視的弱勢社群；運用公務員制度的保障，雖然從屬於政府卻又保持相對的獨立性，較不擔心會否「對政府太 Harsh」，能夠力拒當時得勢的政治人物的干預並維持編輯自主，故此在政府民望低落時仍能保持在市民中間的公信力；重視「人生而平等」這公義良知，重視主流的同時，亦沒有忽視弱勢群體，維持真正的「公眾」利益；藉著納稅人的支持，得以制作真正多元化的節目，積累龐大而多元的觀眾及聽眾群等等。

這種特質，試問建議中的公營廣播機構能否維持？在拆毀舊的同時，又怎樣確保香港市民所珍惜的寶貴傳統得以延續呢？一旦有正義感的傳媒機構一一失守，我們這些為弱勢邊緣群體奔走的人的路將更加艱難，公義社會的建立更是遙遙無期。

最後懇請在座的議員及有正義感的市民一起「撐港台」，讓公義的聲音、包括主流，也包括弱勢群體的言論自由得以繼續。

香港融樂會總幹事

王惠芬

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八日